

D U S H U W E N C O N G

读书文丛
柳风运
陈原

柳风运 陈原

对话录：走过的路

读书文丛

对话录：走过的路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读·书·文·丛

对话录：走过的路

柳凤运 陈原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话录:走过的路/柳风运,陈原著. -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7.12

(读书文丛)

ISBN 7-108-01109-3

I. 对… II. ①柳… ②陈… III. 陈原-生平事迹 IV. K
825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9282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
封面设计 叶雨 宁成春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

版 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3.125

字 数 30 千字

印 数 0,001-10,000 册

定 价 4.80 元

目 录

1	对话录：走过的路
97	后 记(柳凤运)

对话录：走过的路

柳凤运 陈 原

◆柳 1979年春，你在《语言与社会生活》（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）前记中说，你本来是语言学的门外汉，只因被“四人帮”姚文元打了一棍子，才“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”，似乎你从那时开始才去搞语言学的。我看并非这样，你说的是气话吧？

●陈 你说得不错，但也不全对。我对语言和语言学发生兴趣，确实不从“四人帮”打棍子时开始，可以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甚至是在读中学以前，我就对语言

现象感到极大的兴趣，但这兴趣又常常被别的兴趣压抑着；姚文痞那一棍子却“激活”了我，激活了我对语言学深入研究的兴奋点。我说不全对，是指我不是科班出身，中学时读的是理科，大学上的是工学院。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专一地研究过语言学。我这个人不过是一盒万金油，什么也沾上一点，正是齐燕铭同志说的“浅尝辄止”那一种人。

◆柳 你说“万金油”，我看应该说是多面手，这大约得益于你常常说的 liberal education（通才教育）。这些年我有一个奇怪的印象，好像你一生都在文明和文化大厦里遨游。你走进大厦中的一个房间，细心地张望张望，留下一点什么，或者不留下一点什么，走出来了；然后走进另外一个房间，又细心地张望张望，留下一点什么，或者不留下一点什么，然后又走出

来,再走进另一个房间。就这样,不停地走呀走的……

●陈 你的印象很形象,很有意思,也很确切;我本人从没这样认识我自己。解放前,我工作了整整十年。由于现实的需要,我在那十年中频繁改变我研习的对象。我的第一本正式著作是地理书。这确实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。从1939年算起,到解放初,我居然写译了十几本地理书,中国的,世界的,自然地理,经济地理,政治地理,都有。头一本《中国地理基础教程》,是新知书店在桂林印的,后来出了上海版、重庆版,在延安也印过一版,因此很多根据地也翻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实在惭愧。

◆柳 好像你那时也并没有专心致志地做地理学的研究工作?

●陈 确实如此。我进入地理学领域的同时，却不得不从事时事和形势的分析，曾不得不写了很多很多国际问题评论的文章，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到解放后，参与了《世界知识》杂志的编辑工作，前后有十年之久。在那个领域，我大约写译了五六本专著，至于在不同的时期，用各种笔名写的国际评论文章，那就数不胜数了。

◆柳 为什么说“不得不”？

●陈 是的，不得不。比方说，抗战初我在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，要给派出去的战时工作队员通报时事信息，我被安排做这项工作，需要每周写一篇国际大事述评之类。不想写也得写，后来越写越多，越频繁，人家把我当成什么国际问题专家了。解放初还被拉去到处做国

际问题报告。只因为现实有这样的需要，总得有人去做，派到我头上，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完成任务。

◆柳 似乎你在这个“房间”来回“张望”，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，持续了二十多年。其中会有写得称心的时候吧？

●陈 写得比较称心的一段，是 1947 年在上海为《时代日报》用“观察家”名义写的每周国际评论——这个报纸是以苏联商人名义主办的，可以略为摆脱国民党的新闻控制，总编辑是姜椿芳。那年这家报纸设三个专栏，每周一次或两次。除了我的国际述评之外，还有“秦上校”（姚溱的笔名，他解放后当过中宣部副部长）的军事述评，杨培新的经济述评，似乎都很受读者欢迎，尤其军事述评。受欢迎的秘密在于文章大量引用塔斯社的和延安的

材料，这些东西那时在白区不容易看到。后来在60年代初，我为《红旗》杂志每期写一篇抨击美国霸权主义的小评论，断断续续搞了一两年，一心只想着如何巧妙地完成揭露美帝的任务，就无所谓称心不称心了。

◆柳 你不是在文学艺术的“房间”里也“张望”过好长一段时间吗？

●陈 那也是在解放前，解放后我多半做行政工作，很少可能到处“张望”了。解放前，我是个所谓的“文学青年”，写过好些散文，杂文，书评，新诗，都不知去向了，当然都是一些废料，不值一提。那些年我还翻译了好几部文学作品，英国的，美国的，法国的，俄国的，苏联的，都有。现今我想起来都汗颜，少年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，我的翻译从

苏联的电影文学脚本开始(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,1939),到苏联的一部话剧(《莫斯科性格》,1949)终结。从苏联到苏联,从剧本到剧本,真可谓鬼使神差,怪有趣的。

◆柳 说到文学,我就想起你对艺术也有很深的修养。可见你在艺术这个“房间”里也细细地“张望”过,是在读大学还是读中学的时候?

●陈 我对美术和音乐发生浓厚的兴趣,是在读初中那三年。我和两个同班同学,都热衷于绘画,初中毕业以后,那两位同学都上美术学校去专攻绘画了,一个学西洋画,一个人图案系;只有我告别了美术,考入理科。当年迷醉绘画的时候,我的一个姑父送给我全套油画工具——他就是岭南画派中有点名气的李砚山。他

原来是学西洋画的，后来改画中国山水画，还当过美术专门学校的校长。我学过炭笔素描，画石膏像，画静物，画风景（只是没有画过人体），学过水彩画、粉笔画、油画。记得我有一幅野外风景写生的油画，很得姑父称赞，不过他批评我不该把茅屋屋顶画成红色，说这是西洋的房子，不是中国那时的乡村图景。

与此同时，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，又迷上了音乐。学琴，搞合唱，学乐理、作曲，疯极了。长大成人后，我竟然在这个“房间”里流连忘返，翻译了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集，取名为《我的音乐生活》*。解放后出版社多次想重印这部书，都被我阻止了，我怕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；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把它“开放”了。到90年代，我的“资产阶级

* 此三本书将于1998年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音乐情调”死灰复燃，又译了罗曼·罗兰的两部音乐书（《柏辽兹》*和《贝多芬：伟大的创造性年代》*，后者是跟陈实合译的）。由此可见，我不是看完一个“房间”，出来后再去看另外一个房间的——那样倒好——往往是飞轮似的在许多“房间”里穿来穿去。有时如你所说，不曾留下一点什么就走开了。例如60年代初，我住过大半年医院，那时我读了很多中外文的近代史专著和资料，现在还留下好几十本笔记。那时“心怀壮志”，想写一部有声有色的鸦片战争史，甚至还想用这题材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，歌颂林则徐和广东的反侵略英雄们，后来这想法没有实现。

◆柳 人们常说，编辑是“杂家”。我想，如果把你学理工这一点算上去，真够杂的；这不仅指你做过多年的编辑，而且在科

学研究领域你也够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杂家。我想,这多学科性的经历,也许对你后来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很多好处。

●陈 可不是嘛!我从前曾经有点迷茫,怀疑我虚度了此生,但是愈到后来愈不这样想了。当我步入社会语言学的领域以后,我才知道几十年涉猎过许多学科,确实给我的研究打下基础。其实所有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相通的。这一点大家都知道。我还深深地体会到,如果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没有广泛和深刻的观察和理解,就很难得心应手地研究社会语言学。也许研究传统的描写语言学,可以满足于探讨语言本身的现状、结构和发展而少关心社会条件,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不是语言这样一个变量,而是语言和社会两个变量,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。直到80年代中期,当我写完《社会

语言学》一书后，我才领会到这一点，这样，回顾我一生走过的路，就无怨无悔了。

◆柳 我发现你在语言和语言学这个“房间”进出多次，最后就索性呆在那里不出来了。我想知道最初吸引你对语言学发生兴趣的是什么——什么人，什么书，或什么场合？

●陈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，我接触的第一本语言学书籍竟是《文字蒙求》。

◆柳 就是清代王筠那本《文字蒙求》？

●陈 正是。那是在我入初中之前，六七岁左右，我寄居在我的二叔公家。二叔公就是我爷爷的二弟，早年留学日本，跟章太炎等人边研习边革命，参加过推翻满

清王朝的活动。我在他家住时，他已不从政，却在大学里教中国文字学。他非常喜欢我。他有个书房，全是书，好几十个书柜。别人他不许进这书房，我却例外。他把我送到附近一家“私塾”去读书——一个老学究教一群娃娃读四书五经，外加一点诗词歌赋。我读那些正经书兴趣不大，一放学回家就躲在书房里偷看大人看的书，似懂非懂，乱看一气。我的万金油可能是从那时开始炼就的。晚上，二叔公回家，就给我讲解《文字蒙求》。第二天早起，他就逼我背书，背了书，还得讲意思。做完这项功课，他就逼我喝一杯冰冷的牛奶——在那时来说，真可谓“全盘西化”了。实际上我对《文字蒙求》这部书，根本读不懂；二叔公讲解的什么“天者颠也”，“从一从大”，我哪里懂？不过后来我研读《说文解字》时，却好像“似曾相识”，大约打了一点基础之故。

◆柳 这太有趣了。我没想到你还这样“正统”。如果你二叔公知道你现在研究语言学,他一定很高兴。

●陈 是的,他会很高兴的。我从他家出来,就跟我的老祖母住。二叔公介绍我到他的基督教朋友新开办的明远初级中学读书,后来考上中山大学由预科改成的高中部乙部(理科)。二叔公知道后,十分生气,他原指望我读文科,将来直升大学读文字学。我上高中后不久他就病故了,要是他知道我上大学念的是工科,更要把他气坏啦。

◆柳 现今很多搞语言学的名家,都是念理工的,赵元任读物理和数学,乔姆斯基是学数学的,朱德熙也是学数学的……

●陈 据说数学和语言学都用大脑的同